

建築師帶愛麗斯遊香江 狹小空間揭示劏房現象

有樓盤廣告說，可以給你一個五星級的家。想打造一個五星級的家，在現今樓價高企的香港似乎有點「離地」，一眾建築師就用自己的方式，引領大眾重新思索「家」的概念，透過一件件藝術作品向大眾揭示香港現存的住屋問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嘉嘉

香港建築師學會現正太古坊 ArtisTree 舉行「築·自室貳之家一城」展覽，展出逾九十位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的不同創作，展現建築專業以外的獨特創意。藉着建築師們的藝術創作，大眾能以他們的角度觀察和分析社會上的各種議題。

90後打造夢想中的家

「築·自室貳之家一城」展覽當中有一個「愛麗斯夢遊香江」藝術裝置，建築師麥喬恩及霍汝聰(Brian)盼透過此藝術裝置，讓大眾重新思考家的觀念。Brian表示：「家本應是一個安樂窩及一個避風港，可以遮風擋雨，但過去幾年，香港的居住環境每況愈下，出現了很多劏房，即使新型樓盤也有劏房化的現象，愈起愈小。」到底「家」是屬於什麼？應該有什麼條件？應該有什麼質素？是你和我都值得思考的問題。

藝術裝置就以邀請愛麗斯與白兔先生遊香港的形式帶出香港的居住問題，Brian進一步解釋，「他們不再是遊仙境，而是遊香港的社區。我們這隊人就遊訪香港各個社區，如：大角咀、旺角、深水埗、堅尼地城、西環、土瓜灣，『愛麗斯』與『白兔先生』發現很多香港不同地區的居住條件都很極端、很荒誕。」荒誕到什麼地步？「居住空間就只有一張床，所以我們的藝術裝置就以一張碌架床呈現人前，藉以營造一個狹窄的空間，讓市民親身體會香港的居住環境正逐漸縮小。我們又發現一些空間，連站起來的機會都沒有，人住在裡面好像都失去了基本的尊嚴。」當走火通道也住人、廁所藏於廚房裡、一張床就成為了個人的私密空間，難怪Brian也慨嘆，「我們發覺這些環境都很奇怪。」

記者舉頭看藝術裝置的頂部時，發現了一個空間放滿了桌子，原來亦有含意，「這是一個公共空間，我們在不同的社區拿了一些椅子，有些是香港，有些是內地，代表着邀請整個社會不同的持份者一同坐下來面對這個問題。作為建築師可以做的東西實在有限，我們希望整個社會，不論是業主、從政的人，又或政府也好，都一起坐下來商討，才有出路。」

另一個同樣以「家」為題的作品名為「夢想疊家一模型樹」，由建築師歐暉與李廣文策劃。歐暉講述作品的概念，「家這個主題在香港是很特別，尤其對時下年輕人而言比較遙不可及。」

歐暉邀請了其90後的學生各自打造夢想中的家，內容沒有規範，唯一的規範就是一個盒的體積，「盡量令他們發揮自己的想像。」每個盒上都有文字去表達每位設計者的心聲，「雖然現在叫年輕人擁有



■ 策展團隊主席葉頌文
李嘉嘉攝



■ 吳克正與作品「建盟·築巢」。
李嘉嘉攝



■ 蔡業康(左)盼透過展覽讓產品設計學生及殘疾人士有發揮創意的機會。
李嘉嘉攝

一個家可能很難，但到底他們夢想中的家又是怎樣的呢？」在沒有特別框架的約束下，歐暉亦發現到一個共通點，「就是鄰里關係，特別在香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住獨立大屋或別墅，而是多層的住宅，一定要面對鄰居，但很多時，大家回家由地下大堂搭升降機，直至入到屋，都不知道隔鄰屋姓甚名誰。所以有些作品就是希望打破這種隔膜。」

另外，建築師吳克正(Alexander)及陳詠欣則分別透



■ Brian帶愛麗斯與白兔先生遊走香港狹小的空間。
李嘉嘉攝

些樹，我在想是否真的要等失去了才懷緬，於是便找了自己日常生活中都會見到的地方，就是科士街一幅石牆樹，除了用相片及文字記錄，我將樹上的紋理記下，然後變成日常生活的用具。比起影像，這些每日都會拿上手的用品來得更實在。」

另一組參展者蔡業康(Sonny)與祁宜臻就展出了一系列回收產品，例如由回收紅酒箱做成的木頭茶几，而這裡的產品由香港高等教育學院(THEi)產品設計學生和救世軍恒安綜合復康服務合作設計，Sonny說：「提供一個機會讓修讀產品設計的學生及殘疾人士發揮他們的才能和創意。他們做了很多不同類型的產品，例如相架。」

以「家一城」作為展覽主題，策展團隊主席葉頌文(Tony)解釋道：「今次整個展覽的概念以公眾互動為主，+ x = 基本上由3歲至80歲都識，日常生活都會用到的四個數學符號。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建築師對人與城市的關注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有些可能是增加一些組合去完成，又或減少一些東西，例如條街少些車、少些建築，多一點空間，有一些可能要與人合作去完成，就如x，÷就代表分享。建築師與城市的互動有很多個不同的層面，我們希望由不同的層面及透過不同的建築師去看這個城市。」

Tony認為展覽不只是展示建築的設計，而是透過建築講述人與城市及社區之間的關係，建築只是一個媒介，「人與社區之間的關係就是透過建築這媒介去產生。」Tony如是說。Tony又提到其中一個展品邀請了三間學校的小朋友一起創作，在盆裡寫下他們對於城市的將來的期望，「透過活動令小朋友了解建築師是在做什麼，建築是什麼，以及對於城市將來的幻想。比純粹展示一種展品的精美不再走多一步，為小朋友種下自己對於將來的想法。」

展覽於本月10日至下月7日舉行，每個周末都會舉辦一系列互動研討會和工作坊活動，讓大眾進一步與建築師作零距離交流，費用全免，詳情請參閱官方網站：www.hkia.net/reveal/ 及 <https://www.facebook.com/reveal2016>。



■ 陳明駿展示一系列陶藝作品。
李嘉嘉攝



■ 歐暉與作品「夢想疊家一模型樹」合影。
李嘉嘉攝

過畫作帶出「家」的概念。吳克正的作品名為「建盟·築巢」，其中一幅畫作中的心形石塊，象徵一般年輕人在艱苦的環境中結婚，對將來仍抱有希望，而另一幅作品則有一對太平鳥與四隻小鳥建築，代表着渴望適當的保護及擁有寬敞而負擔得起的住屋。陳詠欣就以「城·家立室」為主題，再利用「聲」與畫描述其兩個兒子

在城市中長大的點滴，陳詠欣表示以畫作作為記錄是想還原基本步，「由白紙畫起，過程較深刻。」

建築師與城市之互動

走出家門，踏入社會，建築師陳明駿利用陶瓷及手工藝品帶出城市變化的訊息，他道出作品背後的故事，「緣起於去年般咸道4棵石牆樹突然一夜間被砍掉，很多市民覺得可惜，紛紛用自己的方式去悼念這

東·西

文：余綺平

富過六代

「錢，並非萬能；它買不到滿足感。」英國貴族(第六世西敏士公爵)格羅夫納(Gerald Cavendish Grosvenor)富甲一方，他當然夠資格如此說。他是英國最富有的地產商，名列全國第三大富豪；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上，則居第六十八位，家產總值逾九十億英鎊。

格羅夫納上月病逝，享年六十四歲。臨終前他道出肺腑之言：「如果能夠選擇，我不希望生於富貴之家。」「那些財富是祖業，不屬於我本人，我不能賣掉，撒手不管。」俗語說：富不過三代。但格羅夫納家族富足六代，且一代富過一代。如今龐大產業落在第七世西敏士公爵手上，他今年僅二十五歲。

格羅夫納家族的故事，比起電視連續劇《唐頓莊園》更加精彩。故事從三四十年前說起，格羅夫納祖先先立戰功，獲得皇室賜予公爵頭銜，封地於柴郡(Cheshire)。有了「名」，「利」隨之而來。一六七七年公爵迎娶一位十二歲的富家女，她嫁妝豐厚，帶來五百畝「濕潤的農田」。這一大片土地，即位於今日的倫敦市中心地王——圍繞白金漢宮的梅費爾(Mayfair)和貝爾格拉維亞(Belgravia)，美國駐英大使館所在地。這是全球最昂貴的地王之一。

格羅夫納的家世顯赫，族中多位先人曾任國會議員，與皇室關係密切，是遠親。幾百年來，他們都受到每一屆政府的拉攏；他們也風流成性，第二世西敏士公爵曾經是香奈兒的情人。剛逝世的第六世西敏士公爵出生於北愛爾蘭一小島，父親在島上擁有大片農地，飼養牛羊。十五歲那年，他的叔父逝世，因膝下無子女，於是，格羅夫納家族的財富和公爵頭銜，順延至他這一門戶。從此，格羅夫納再不能隨心所欲，過着屬於自己的生活。一家人搬去柴郡封地的古堡居



■ 格羅夫納(左)和皇室關係密切。

住，據他回憶，巨宅大得驚人，僕人從廚房送餐至飯廳，要走一段長路，食物擺上餐檯時，已經變冷了。

格羅夫納開始學習管理家族產業。二十八歲那年父親病逝，他繼承頭銜，壓力和憂慮愈來愈大；他承認，曾經想過離家出走。自從家族生意落在第六世西敏士公爵手上，更加發揚光大。他分散投資，將地產業務國際化，分別在歐洲、亞洲和美國買地，全球佔地逾十三萬二千畝。

另一方面，格羅夫納過着簡單而節儉的生活。據說，如果有人離房時忘記關燈，他會很生氣。他不喜歡山珍海味，吃番薯已經心滿意足。為了工作方便，他買了一架私人飛機；但他自嘲說，這是為了方便在機艙吸煙。二零零七年格羅夫納趁着妻子逗留柴郡期間，在倫敦住所召妓尋歡。醜聞遭小報揭露，他隨即宣佈退休，辭掉格羅夫納集團董事長一職，轉為專心做慈善事業，為受傷的退伍軍人謀福利。

格羅夫納共育三女一子。二十五歲的獨子現居倫敦，任職一家環保公司會計經理；他像許多年輕人一樣，喜歡和朋友蒲酒吧。做了第七世西敏士公爵後，他要搬返柴郡接管家族生意。他最感憂慮的是，將來無論認識朋友或結交結婚對象，都要小心翼翼，防止別人貪圖他的財富。「我不會說，有錢是壞事。但擁有太多(九十億英鎊)，對我來說就是壞透。」他說。

銀川開講談音樂 龍應台播老歌憶經典

9月17日下午，銀川當代美術館舉辦第一屆人文講座，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受邀首次來銀，現場與來自北京、西安、南京、香港、銀川等地的千餘名讀者觀摩分享人文主題「一首歌一個時代」。「如果後面聽不到的觀眾，大家可以把椅子搬到前面……」開講時，龍應台聲音略帶嘶啞。在講座中，她帶着對大西北遼闊土地的情感，以及對西北人的關注，從音樂出發，講述歌曲與時代的關係。

寧夏土地讓情感甦醒，龍應台訴說感動：「上飛機前，我感冒發燒，但還是決定赴約。一是不想讓這裡的讀者失望，如果臨時取消，真不知何時能來與大家見面。二是因為從未到過祖國西北，期待這片土地。」龍應台說進入銀川，在飛機上拍了一張照片，看到銀川這片單純的土地時，內心充滿深深的感動。突然發現曾經被一些看不慣事情所遮蔽的內心在看到這裡之後，對於土地原始的康潔情感甦醒過來。此次來銀川，很大的原因就是被沙漠，被西北的土地所吸引。

龍應台從小耳濡目染，父親坐在舊藤椅上聽黑膠唱片放出的中國傳統戲曲《四郎探母》的情景讓她記憶猶新。龍應台從這裡談起：「七歲時，常看到父親聽着《四郎探母》流淚，那時不懂戲曲所表達的意義，只知道歌裡唱到老虎、鳥。後來明白四郎探母的思鄉情緒和



■ 龍應台與觀眾互動。



■ 龍應台在銀川當代美術館開講。

愛國歌曲不協調的混雜，而父親和那二百多萬從大陸逃難至台灣的人，也在思念自己的家鄉。」龍應台說，戲曲也是音樂，流傳上百千年的音樂必是經典。那種總覺得西方歌劇音樂是先進的，而中國傳統文化就是老舊的觀念是錯誤的。如果不看傳統戲曲，是很大的文化損失，年輕人應多了解傳統戲曲，傳統文化。記憶中，龍應台常拽着母親衣角去市場買菜，母親總是愛哼唱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歌，尤其鍾愛陳歌辛作詞作曲，周璇演唱的歌，如：《五月的風》、《永遠的微笑》、《雨夜花》等。小時候聽《永遠的微笑》，只覺旋律婉婉動聽，現在才頓悟陳歌辛寫這首歌時，正是日本佔領上海時所寫，歌詞中優美的語句也許藏着不安與恐懼。每首歌都有那個時代的滄桑和印記。兒時生活的巷子裡又有日本歌和台灣歌的流轉，歌曲裡其實藏着很深的個人與集體記憶，是一種充滿矛盾和諷刺的歷史書寫。一首歌反映一個時代不同群體的情緒，這些經典的歌曲廣為流傳都有它的道理。

講座中，龍應台還時不時播放一些老歌曲，讀者們齊聲合唱，懷憶經典。互動期間，讀者向龍應台請教文學、音樂、如何教育小孩等等的問題。龍應台一一作了回答。銀川讀者也向龍應台分享寧夏本土歌曲《寧夏川》。當被問及會不會再次來寧夏時，她說：「這是我第一次來西北，土地吸引我，我有土地情結，我深愛它。如果有機會，下次還會來看這裡的山川和大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